

## ■ 互联网诈骗·传销变脸

穿上“马甲”  
很多人不认识了

本报记者 王建伟 整理

一份通过求职平台投递的Offer,最终让一个23岁的青年走向了生命的尽头,而李文星的死,疑似与传销有关。现在通过百度搜索“互联网传销”,显示有4470000条相关信息。互联网时代,传销换了个马甲,谋财害命显得更加道貌岸然。

在中国,传销大抵经历了1.0版有实物的洗脑传销、2.0版依靠资本运作的传销,以及现在依靠互联网的3.0版的网络传销。2013年以来,网络传销发展极为迅速,已成为传销的主要形式。

“网络传销就是传统传销穿了一个‘马甲’,打着电子商务、原始股投资、微商等旗号,传销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只要具备‘交入门费’‘拉人头’‘组成层级团队计酬’这三个特征的组织,均涉嫌传销。”中国反传销协会会长李旭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

近年来,传销行为频发,但是深入打击传销不容易。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涉嫌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人员在三十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的,对组织者、领导者,应予立案追诉”。“三十人”意味着要认定超过30名有名有姓、身份确凿的传销参与者,及30份口供。这样的立案门槛,不仅个人难以获取,即使是公安部门也得挠头。

按照法律规定,公安机关对参与传销者一般是说服、教育、遣散。对于组织和领导传销者,在证据充分的情况下才能拘捕。民警表示想要有力打击传销活动,困难重重。

而公安厅经侦总队的专家也表示,目前流行的网络传销的特征是渠道广、跨地域、传播快,参与者的文化水平比较高,不但取证调查的难度大,各部门指挥协调起来也存在困难。

## 我是如何逃出鼠窝的

2008年,大一暑假前,久未联系的高中同学小雨突然联系上我。

“舅妈开了家辅导班,要不一起去当老师?”小雨说,暑假闲着也是闲着,还能赚点外快。

我想,都是同学,还曾是同桌,可以放心。答应了小雨,一放暑假就赶到济宁邹城。

下了火车,来接站的除了小雨,还有一个自称小雨表姐的人。

“饿了吧,咱先吃点饭。”姐妹俩热情地带我吃了饭。

“先跟家里报个平安,别让爸妈担心。”在小雨贴心的提醒下,我给家人报了平安。

打完电话,两人就想帮我保管手机、钱包,大意是出门在外怕不安全。我心里有些奇怪,找了借口搪塞了过去。

逛累了,天也黑了,两人说先去住的地方。

七拐八拐,来到了一个挺破的农家小院。跟她们进了一屋,没床,几张泡沫板上躺着五六个女的。而一墙之隔,据说还有一些男的。大家都热情地跟我聊天。

让我不安的是,每每上厕所都有人陪着我,而且是三个人,厕所门口必须有人盯着。

第二天一大早,也就5点钟的样子,我被喊醒了。小雨和她表姐带我吃饭,然后去了一个看起来像学校教室的房间。

一进教室,我有点蒙了。五六十个人整整齐齐地坐在小马扎上,见我们仨进门,齐刷刷转头,大喊“你好”,前排的人还一一握手!

谁介绍了谁,需要缴纳会费3000元……台上老师的讲课让我清醒了,传销!

逃跑?我开始思考。小雨她们被洗脑了,不能相信。

这个时候,绝对不能慌乱,镇定才是最重要的。

摸出手机偷偷编了一条姑姑病危手术的短信发给好友,叮嘱她原样发回。好在好友领会了我的意思。

“我要马上回济南,姑姑手术。”用尽可能悲伤的表情告诉小雨,却被她摁住了。

好吧,必须展示我的演技了。

想想自己被骗,一旦回不了家后果不堪设想,眼泪马上奔涌而出,再掏出早就准备好的短信。小雨也迟疑了,“至少上完课吧。”

不管三七二十一,上完课立马冲出了教室,急得小雨和她表姐拼命在后面追。

回到住处,收拾好东西,火速赶往车站。

小雨和她表姐追上,见我一直哭,安慰的同时,仍指责我错过了一个多么好的发财机会。

毫不迟疑买了票,我连滚带爬蹿上了开往济南的汽车。 小蒙口述 本报记者 崔岩 记录

如果你也遇到过传销陷阱,并愿意分享出来警示大家,请登录齐鲁壹点情报站给我们留言。



天津静海警方6月份成功将传销组织“蝶蓓蕾”连根拔起。图为部分传销头目及传销笔记。

# 静海传销 十余年屡打不绝 傍上互联网,隐蔽性更强取证更难

静海公安6月份刚刚将盘踞于静海地区的传销组织“蝶蓓蕾”连根拔起,仅仅过了两周,李文星的尸体被发现。有媒体曾报道,自2008年至2014年6月间,静海区工商、公安机关累计集中开展打击传销行动近400次,累计取缔传销窝点1300个。然而,如此多的行动却没能让传销在静海消失。

## 屡见屡打 却又难见成效

“天津静海传销为何屡禁不止?”这问题甚至直接提到了国家级网络媒体上,在人民网的“地方领导留言板”同样有一个题为“天津静海传销”的问题,内容为“为什么静海的传销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到现在屡禁不绝”。

对此,静海的回复称:“近年来,静海对打击传销工作始终高度重视,坚持把依法严厉打击非法传销作为一项构筑和谐社会的民心工程来抓,保持了对非法传销活动的严打高压态势。”

然而7月6日,静海公安发布,6月份成功将盘踞于静海地区的传销组织“蝶蓓蕾”连根拔起。仅仅过了一周,7月14日,李文星的尸体被发现。早在2006年,“蝶贝蕾传销案”就曾轰动全国,是当年公安部挂号的传销大案。根据《法制日报》报道,当时涉案者多达50余万人,涉案金额达20亿元。

今年4月24日,《京华时报》报道了一位名为童亚萍的平面模特被禁锢在静海传销组织11天的故事。3天后,《北方网》报道了静海分局端掉传销窝点5个,查获65名传销组织者的消息。

5月末,《北京青年报》报道了被静海传销团伙殴打,勒索至身无分文后放逐的青年郑某,他告诉记者:“窝点内还有被骗的100余人。”这样的新闻层出不穷,反而证明了当地传销组织的屡打不绝。

## 屡打屡现 传销人员学会反侦查

反传销人士蒋德胜接触的传销组织人群里,大学生和退伍军人的比重远高于其他人群。蒋德胜介绍,大学生和退伍军人没正式步入社会之前,都生活在固定的一个圈子里,有其固化的的生活和思维方式。传销组织根据这些特点,量身定做了一些素材,对他们进行洗脑。

本报在2014年采访泰安传销组织时,曾接触过一名在传销组织里担任讲

师的大学生,虽然他被泰安警方解救,但其拒绝返回老家,并坚信他所做的是“伟大”的事业,并会继续坚持。老板许诺每个月给他银行卡里打5000元,但事实是他银行卡里一分钱也没有。面对这样的事实,该大学生依然相信,老板答应给他的,一定不会少。不少传销人员不愿面对事实,是屡打不绝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传销组织危害大、组织严密,但其实也不是太难发现。如果基层群防群治工作做到位,可以消灭在萌芽,防患于未然。然而,由于多年的打击,一些传销组织也具备一定反侦查经验,甚至借助高科技手段来遮掩非法行为,这就要求打击传销的手段不断升级,用更新更好的技术手段来压制不法行为。

## 骗术升级 “微传销”加速扩张

尽管媒体做了大量相关报道,传销窝点被端的新闻也屡见报端,但由于人们对传销的认知还停留在以前,认为它离自己很远。”蒋德胜说。

现如今,传销骗局的形式呈现出越来越多样化的趋势,骗术不断升级变异,欺骗性更强。传统的异地操作传销模式的传销发展空间已越来越小,传销模式正在向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网络方式转变。

蒋德胜介绍,网络传销借助一些科技手段,将新闻视频、图片,经过特殊处理,制作成传销组织的一系列宣传素材,达到以假乱真的目的。“很多人对网络上的一些内容,缺少辨别能力,一旦被打上政府扶持、新项目投资等标签后,将会降低大家的防范心理。”

由于网络传销隐蔽性强、取证难,打击难度大,使传销人员的犯罪侥幸心理增强,借助互联网的便捷,使传销组织洗脑更具威力。这些都是网络传销得以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

据一份最新的调查报告显示,一种主要依赖于微信、QQ等网络社交平台的“微传销”正在加速扩张,成为监管的“灰色地带”。

本报记者 李晓东 整理